



熊十力逸事及其遺著

「佛家名相通釋」

餘子

黃岡熊十力先生，於（一九六八年）五月廿三日在上海逝世，當時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吳俊升校長，與該校哲學系諸位師生，及東方人文學會唐君毅先生等於七月十四日曾開會追悼，並盛讚「熊先生於任何環境中，均能力守其宗，未嘗有一語自貶以求容的不屈不撓精神。」

誠然，這種讚美，是確切允當的。其他姑且不說，只就其陷身大陸後，於一九五六年八月出版的「原儒」上下兩卷而論，全書當在三十萬言以上，筆者是時適居南洋，假得一部，潛心月餘，始克讀畢，但覺精深、淵博、謹嚴、醇厚。直有融儒、釋、老、莊於一爐，大而化之之概。而自始至終，均以其卓識獨見，暢所欲言，絕無一語迎合時尚，或諂揚大陸風行之主義、學說。當時曾深以為異，不知其究以何術竟能越過共幹之嚴密文網？而復居然准許其續印五千部（初僅印一百部）公開發售？或許斯時正準備百家爭鳴，百花齊放歟？抑對於不談當前政治，專究形而上學的書生著述，故意網開一面，以示寬大有容歟？及所謂文化大革命爆發，究竟如何演變？那就不得而知了。

聞「原儒」銷行至日本，日哲學界震動一時，至感驚佩，且曾舉行「熊十力學術研究座談會」多次，崇敬可謂甚盛。然今日港九書肆，該書早已絕跡，大陸有關書店，此類書籍，均少再見，具徵所謂「文革」之影響。熊先生是否受到注意，頗難懸揣。



熊先生誕生於前清光緒十一年乙酉，即公曆一八八五年，逝世之時已達八十三歲，照先生平昔身體健康情形，以及心血耗於學業之狀況而言，即此亦可勉稱上壽。

十力先生字子真，幼時在家鄉讀四書五經，即特別喜歡易經，他後來的新唯識論，就是將佛家一派的「唯識論」精華，融入易經之體系而創出的。他又獲讀王船山遺書，遂激發起民族意識

。當他十八歲時，與同鄉少年數人結伴至武昌，都參加了革命的秘密組織，熊則投入軍營當兵，意欲結合新軍，秘密起事，殆即後來所謂「學運」、「兵運」一類之最早的實行，不過那是他個人的創見、獨行，而非有計劃的組織活動罷了。他的同伴有一名王漢的，於光緒三十年（一九〇四）往河南彰德去行刺欽差大臣鐵良未中，跳井自殺。他們各方聯合，在武昌分別設立的閱報室、補習所，及講習所等，均活動甚為積極，風聲漸露，張彪（當時湖北提督）要逮捕他，幸而事前得到消息，十力先生遂逃避回鄉。

辛亥年（一九一一）武昌起義，十力先生在都督府擔任參謀，民國建立，和議告成，清室退位，都督府裁遣人員，熊先生領得遣散費若干，赴江西德安縣買田自耕，耕餘致力學問不懈。

熊先生之原藉黃岡，為黃州府治，乃蘇軾、子瞻貶居五載之處，東坡別號，即取於斯，其流風遺韻，猶有存者，而黃梅乃禪宗五祖卓錫，六祖得道之所，黃梅昔為黃州之屬縣，故郡邑之文

風梵音，夙即不弱。十力先生既精讀四書五經，兼攻百家，復旁及內典，離鄉之先，里人固早刮目相看，後得友人之推介，在江蘇某中學得一教職，途經南京，聞佛學大師歐陽竟無之名，遂入金陵內學院，因生平窮困異常，資歷未能列入門牆，乃效法六祖故事，苦讀精思，兩年之間，豁然貫通，即爲文以評論唯識。所見與歐陽大師多異，內院諸生譁然，競爲文駁之，然識者喜其新穎，深致期許，名反大噪，後聞其求學經過，益加欽重。

民國十一年（一九二二）北京大學慕其名，又因林宰平先生之揄揚，乃聘爲哲學系講師，遂自創「新唯識論」，編寫講義，但很少到課堂上課，凡選讀該系之學生，如要聽講，儘可到其住宿之處，或立談、或坐聽、有問必答，言論滔滔，精義泉湧，動輒講二三小時，以迄學生溜光爲止。

熊先生身體清瘦，而頭額圓大，目有精光，常放異彩，滿口黃州土音，一身布衣襪履，乍見有若鄉愚，但接談之後，莫不驚其學識淵博，見解超妙，故無論是否本系學生，聆講之後，咸表敬畏。

熊先生在北大時，與之過從最密者有梁漱溟、林宰平、及單樸庵諸先生。單樸庵後回浙江，主持省立圖書館事宜，熊於假期南遊西湖，即寄寓於單家。熊先生聞馬一浮先生爲當代積學之士，且深通內典，頗思晤教，乃請單爲之介，樸庵爲難曰：馬先生豈是輕易可以介見的？若干名公鉅卿，均求見不得。前者蔡子民校長會電請馬先生至北大任教，他以「古聞來學，未聞往教」八字復絕之，其人之風骨，可想而知。君欲與相晤，只好慢慢等機會罷。

熊聞單言，思慕益切，遂將其新唯識論之講義稿，附上一函，郵寄與馬求教。但逾數星期迄無回音。正在懸盼與深悔孟浪之際，一日忽有客見訪。出視殊不相識，及道姓名，始知即爲馬一浮先生！熊大喜逾恆，遂亟表欽仰之忱。馬云：初奉示，畧讀數行，知係精心佳作，必須靜心拜觀。旋畧感風寒，致稽奉復，特來致意。時主人單先生亦出，於是三人暢談甚快。十力先生請馬先生爲新論作序，馬亦慨允。其後所作序文中，有「先生學究天人」，

及「遂使僧肇斂手而咨嗟，玄奘矯舌而不下。」其傾佩有如此者。從此熊馬二人就變成了莫逆之交。熊每遇假期，必南下杭州，尤其冬季，蓋熊雖嚴冬，不能烘火，烘火則患遺精之症，好在當時浙江大學邵斐子校長，即專撥一舍，以供熊先生居留。而孤山廣化寺方丈，亦願作居停。又有一位朱君，亦可作燕享之奉。熊先生雖生活簡樸，然偶亦食不厭精，每遇喜食之饌，則必移於己前，罄食而後已，故又常患胃病，人多笑其爲貪吃之過。實則熊先生一遇佳肴美味，儼若小兒之得寶，一片天機，欣喜如狂之狀，煞是有趣。馬先生有時亦講究飲食，但其生活整肅，不若熊先生之隨便耳。

熊馬二先生之學問，自非常人所能窺其涯涘，然二人性格，實有分別。馬先王言詞洗練，輕易不言，言必有中；而熊先生則善於罵人，尤喜痛罵權貴。或有勸其勿蹈彌衡之覆轍者，熊先生對曰：「彌正平畢竟不錯啊」。但熊先生所罵，均係基於公義，絕無私人利害滲於其間。設若有人將其詈罵之事迹加以紀錄，大可變成野史。陳銘樞（真如）盛時，曾尊熊若師友，然陳言行如其有失，熊必加面斥，不稍假借。陳藉十九路軍在福建鬧閩變時，報載致胡漢民電中，有：「勝廣揭竿於先，沛公繼起於後」語，熊見之，連說：「放屁，放屁。這必出於某人（亦熊門徒）的手筆，小子們，可鳴鼓而攻之」。斯後，即與陳氏少有往來。

熊先生實有自設書院講學之志願，嘗與友人商談，友勸其且俟機會，並說：以馬一浮先生之學問、人望，以及浙江之社會關係（馬爲湯壽潛之婿，湯爲辛亥革命後杭州之首任都督）。亦何嘗無講學之意，然迄今仍未有成。東南爲財賦之區，照說，講學盛事，理宜得道多助，易於舉辦。

民國二十年（一九三一）張難先主浙政，熊與張原屬老友，乃於居杭時，偕其高足張立民君（湖北孝感人，北大哲學系畢業生）往訪。見面時，張氏以輕薄口吻，連說：「聖人來啦。聖人來啦。嗯。」（湖北有稱熊爲聖人者）熊大爲不懌，亦連說：「麼事聖人？麼是聖人？」坐下又說：「你今已作了一省方面大員，爲何對故人如此輕忽苟且？」於是兩人就吵起來了。

立民大急，遂附熊耳輕聲道：「我們係賓客地位，此間吵咀，恐礙觀瞻。熊遂含怒默坐，張亦不言。有頃，難先似自覺失態，乃微笑道：「笑話已經說過了，架也吵過了，我們還是來正正經經的談一談罷。我很掛念你，你的身體近來可好？胃病業已痊癒麼？」熊亦霽顏答道：「很好，很好。多虧得立民替我天天打針，所以精神又復健強起來。」難先轉向立民道：「原來立民兄還會看護先生，真是難得。」張立民道：「肌肉注射，至為簡單，不值稱道。」於是氣氛變為和諧。

熊先生得力於張立民之處不少。先生學問雖高，而書法隨便，不若馬先生致力於閣帖，已得沈寐叟之神髓，其書卷秀勁之氣，盎然紙面力透紙背，且惜墨如金，輕易不肯動筆；雖亦訂有潤格，然限制殊嚴，招牌、廣告，與夫頌揚文字絕對不寫，且須友好為介，否則奉酬亦退。熊則以不羈之筆，抓着破紙爛箋，任意而書，得意處，即連連加圈，要緊點，即點上加點，圈圈，點點，有時弄得一場糊塗，文既深邃字尤難認，付印之稿多數如此，全賴立民為之整理勾正，故出版前後，立民頃刻均難離也。

立民，於先生北上後，即留杭從馬先生遊，二位均極器重之，咸認為入室弟子。對日抗戰時，馬先生携藏書萬卷，遠徙西南，終賴教育當局之支助，成立復性書院於四川樂山縣之烏尤寺；立民間之，由家鄉攬程數千里往從，斯後一切對外聯繫，即由其負責主持。

先生也曾往樂山與馬先生居住過一時期，又曾在重慶北培梁漱溟先生所辦之勉仁書院住過幾年。抗戰末期，北培盧子英鎮長捐了一幢房屋，先生遂約集居覺生、陶希聖諸先生，即就其處籌組「中國哲學研究所」。該所房屋雖有五六間，然空無一物，距鎮約有四華里，亦畧嫌僻遠，初成立時僅有學生一人，蓋即居覺生先生命其哲嗣浩然前往受教；浩然一見情形，乃自辦竹床、桌椅，及廚房需用之物，將就備用，而文房四寶，多無着落。先生隨即欣然與學生黃良庸等數人入住，又取粗碗二隻，一盛墨，一盛硃，開始大寫文章，「讀經示要」的自序，據聞就是斯時以破筆飯碗寫成的。然先生亦曾另行託人在重慶邀集陶子欽、戴經塵，

朱惠清以及鄂籍工商界人士為「哲學研究所」募集經費，商談許久，殊少眉目，朱氏乃建議請主募者先定一擬募之總額，然後由在場諸君，慷慨自認若干，復承攬代募若干，共同會合，期達總額，尅速繳交，遲恐貶值無用云。但當場有人堅決反對，謂今日既難當場認捐，更難承攬代募，紛紛空言，毫無結果而散。此「哲學研究所」，遂在抗戰勝利後，尚未正式成立之前，即宣告結束矣。

斯時，馬一浮先生所主持之復性書院，行將於勝利復員，遷回杭州，乃由政府聘請沈尹默、周孝懷、劉百閔、壽毅成、朱惠清諸先生為理事，負遷移及擴大組織之責，不久，即在杭州裏西湖葛蔭山莊開講。

先生斯時回湖北小住，旋即轉上海，寓於朱君家中，於是友朋迭訪，門徒紛集，好在朱寓房屋寬大，先生或花園立談，或廳堂坐講，經常十餘人至二十人三十人，亦不覺擠迫，而飲食之供應，起居之照料，均由朱嫂內外張羅，竭誠招待。然朱君則因業務關係，杭州、南京，跑去跑來，承教之機會很少。此一段短暫期間，十力先生倒也心曠神怡、身康體泰。不久又應浙江大學之聘，執教僅一學期，時局大變，先生亦南下廣州，住黃良庸家之別墅中。因氣候潮熱不慣，不久北上，聞北京大學仍有教授名義，於一九五四年退休，即往上海住於其公子世苦家。自大陸撤退，筆者即與先生天各一方，而今則人天永隔，每懷音容，輒不禁愴然欲涕！

熊先生各種著述，在大陸時多承賜贈，如「新唯識論」，及「讀經示要」等。惜筆者不學，而當時又俗務纏身，偶爾涉獵，領悟頗艱。及南來多暇，再思細讀，都未携出，遂大悔恨，然已晚矣。今夏內明老編以學人多困於名相，尤以唯識為甚，爰向徐復觀教授商借珍藏之「佛家名相通釋」，遂刊內明，為學人解惑。余適在座，翻閱之下，知為十力先生民廿五年執教北大時所著，全書二冊，用連史紙精印，版面字體均佳，為北京大學出版組所印行，迄將四十年矣。此書印行無多，流布不廣，徐藏或已為僅存之孤本矣。余浪跡海外，不期於晚年復睹故人遺著，不覺摩挲良久，泫然欲淚！